



書經

□ 12
3337
1



康熙三十五年新年鐫

遵依一定字樣
較正點畫無訛

監本書經

崇正堂藏板

蘊古堂

書經集傳序

慶元宋寧宗已未冬先生文公平沈作書

集傳去聲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

千萬言嗚呼書豈易音言哉二帝堯舜三王禹湯

文治平聲澄之反鄒氏季友曰治字本平聲

武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

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而讀者不察

乃或皆作去聲讀之今二聲並音以矯其弊

平聲者修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

條理已見其效也諸篇中有不及盡音者以

此推之皆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

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

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
帝三王之治。去聲下同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
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
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
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
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
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
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
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
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
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
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
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
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音捨是書何以哉。沈
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
廼敢折衷。音中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
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

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

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扶又識音。

別。彼列四代虞夏之書。分爲六卷。虞一卷。夏一卷。商一卷。

卷。周三卷。○書凡百篇。遭秦火後。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

道同。聖人之心。見音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

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去聲也。於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七到其微。於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果五古纂

今之言也。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亦寧宗

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沈俗作沉。非。沈音澄。沈字仲默。

建寧府建陽縣人。西山先生之仲子。從學朱文公。隱居不仕。自號九峰先生。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第二卷

夏書

第三卷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第四卷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城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第五卷

周書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第六卷

周書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罔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書經卷之一

蔡沈集傳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

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所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

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於音烏○明之也俊大也

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變時雍黎民於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吳下老反○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吳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

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嵎音隅孳音字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義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義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

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

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

賤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也。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申命和叔毛毳。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更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義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璧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

書系

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因附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著于此。

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

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七。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
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
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
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
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
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
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
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
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
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七。十五有
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
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
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
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

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

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廣也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

吁嚚訟可乎放甫兩反胤羊進反嚚魚巾反舜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

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

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

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

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

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

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

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帝曰

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帝曰

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驩呼官反兜當侯反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

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

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

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

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帝曰咨

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

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湯音傷於音烏鯀古本

反咈符勿反圯部鄙反崑山正音

異音異。○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逆流水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又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絲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絲之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圯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絲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絲婞直。是其方命圯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異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絲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

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故黜之。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嬀汭于虞。帝曰。欽哉。俱爲反。汭如稅反。嬀音并。○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書經。卷一。七。端正齋鐫。

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嫫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卽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舜典而今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

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此乃謂古文舜典一十八字或者由此方全得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

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濬音浚○華光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粹也塞實也玄幽

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

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為近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格來詢謀乃汝底

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讓于德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

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

自以其德不足為嗣也

祖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

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在璿璣

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

玉衡以齊七政。璿璣音旋也○在察也美珠謂之

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璿璣以玉為管

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

天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

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

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

而四邊下以日月旁行遶之蓋以斗極為中中

三曰渾天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

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

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

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彈丸故曰渾天

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

入地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極

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

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

去地三十一度而巳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

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

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璿璣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四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

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儀。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璣天璣。亦以銀丁爲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之。

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肆類

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禮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

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

也禮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

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山川名山大川五

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

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

神之後即祭祀上下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

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

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

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

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

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

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

其圭頭有同者則辨其偽也既盡觀見四

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

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

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

同來有先後故曰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

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

意也班願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

非偽則又頒還其瑞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

書經 卷一 十二 崑崙正當錄

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國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

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一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本。諸侯之國。其有不法。則先臚而後精。度量衡之。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

言系
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觀東后
之下協時月正日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
觀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
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贄即舜之遺
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觀諸侯一正朔同制
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岳衡
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
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
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
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
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
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及面之義也王制
曰歸格于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
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
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
是說未知孰是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

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
國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
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
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
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
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
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
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
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
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告飭之也
侯來朝則有敷奏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以言以下等事
濬川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
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
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
書經
卷一
十四
崑正齒鑄

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
 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
 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
 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
 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
 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
 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為九州有揚
 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為
 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為九
 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
 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象以典刑
 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也

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告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音宥

又音省。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
 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

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
 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
 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
 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
 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
 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本末垂革。官府
 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
 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
 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
 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
 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告。災肆赦者。告。謂
 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
 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
 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
 於刑。則雖當宥。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
 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不許其宥。不聽其贖。
 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
 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

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

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

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

西裔之地。卽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卽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二饕餮為三苗。檣杌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二

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海遏密。八音。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

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卽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

載乃崩在位通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正月正

計百單一年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

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

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所據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

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聽以決天容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

下之壅蔽容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通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

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

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王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

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

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契音泄陶音遙○奮起熙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

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眾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

者也禹似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

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

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郃。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皐陶。亦臣名。兪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親。相親睦也。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白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允。允音軌。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

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帝曰。疇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殳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殊。折千羊反。與音餘。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

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于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握工倕之指。卽此也。殳。殳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殳。方釜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折豈能爲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夔音達。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帝

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胥直又反。○胥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

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母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胥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

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

聖疾力反。讒音慙。○聖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政教必使審之。旣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

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旣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

帝曰咨汝一

十有一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

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各敬其職。以相承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

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吝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

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

客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旣

以四岳之舉而當穆宗之伯則其所請之人

必其也。若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吝而命之也。又按此以司空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又北如字。○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畱。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

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

乃死。徵。知。陵。反。○徵。名也。陟。方。猶。言。升。遐。也。昇。也。謂。昇。天。也。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末。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為。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名。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于。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塚。云。有。舜。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命教祇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卽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邪？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卽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卽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

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吝已者矣。帝曰：俞，允

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言。萬邦咸寧，稽于

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能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益曰：都帝

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為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不能運。則變化不測。故

自其大而化之。則謂之神。自其威而可畏。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化之。則謂之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謂之武。自其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奄盡也。堯之初起。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特起為帝。觀益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順。說贊堯為是。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

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益曰。吁。戒哉。儆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

以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樂音洛。拂符勿反。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密也。儆與警

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閒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拂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

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帝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之於音烏。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所以正民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

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誅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誅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巳。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萬世永賴。時乃功。

治去聲。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

總本揔坊
本作

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

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摠朕師。

耄。莫報反。九十曰耄。百年曰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摠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

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往。勇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

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皐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皐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皐陶。名言於口。固在於皐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皐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皐陶者。帝曰。皐陶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帝曰。皐陶惟

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

功懋哉于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

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
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五

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也。故

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

不聽禹之讓而稱皐。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

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有過無

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卸者急足則衆憂亂。嗣世皆

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

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

刑卽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

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

書經

卷一

二十七

崙正齒鐫

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
殺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
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
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
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
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
法之意。有所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
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
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
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
不敢當其褒美之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
意而自謂已功也。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
風動。惟乃之休。之民不犯法。而上下不用刑者。舜
是乃汝之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帝曰。

來禹。洺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

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

元后。洺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
謂之洺水。蓋山崩水渾。下流壅塞。故其

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洺洞無涯也。其
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
舜以爲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爲非已之責。而
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
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
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
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可矜其能。不伐
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

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懋。古通用。懋。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人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

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詢者。不咨於眾。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

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禹

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

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眾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母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

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

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

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格。届音介。旻音民。誠音咸。慝惕德反。矧音晒。羽王遇反。○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

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屈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卽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慝也。祇敬。載事也。暇。長者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卽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

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卽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以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皋陶謨

今文古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未。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稽古

卽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此也
皋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
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
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陶美其問也。慎者言
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未
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
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
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
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皋陶在此言所以推
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又
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
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
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之謨也。然禹謨之
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者禹受舜之
天下。非盡皋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皋
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
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
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
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已。知人智之辭
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
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
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
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言能知人而安民也。
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
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
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
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
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
三凶而不及鯀者。爲親者諱也。○楊氏曰。知

人安民此阜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
 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
 者而能安民也
 人而能安民也
 者而能安民也
 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阜陶曰寬而
 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亦行有
 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
 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
 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
 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
 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
 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
 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
 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

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
 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
 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
 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
 有常其身而又始終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
 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
 亮亦明也
 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亮
 之不寡職之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
 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
 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
 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

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父。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下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而衆功皆成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母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

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業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使庶官曠廢厥職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東音中。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卽

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聽以爲聰明，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好惡以爲明畏，上下上下，天下民也。敬，心無所

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皐陶曰：朕言惠可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皐陶曰：予未有知，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皐於行，禹然其言，以爲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皐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曰：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皐。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非有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事系
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
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
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
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
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
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意。實存於其
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
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
陶以無窮而已。師法也。皋禹曰。都。帝。堯乃在位。
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

不應。俟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

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
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不謹。
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
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
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
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
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
不得其所止者。安之。動搖者。順適乎道心之正。
而不得其所止者。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
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
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
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
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
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
以是昭受于天。美乎。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
臣哉。禹曰。兪。鄰言。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
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
曰。吁。臣哉。鄰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弼
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兪而然之
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

聲入音。言之敘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
 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
 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
 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
 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退有後言。欽四鄰。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
 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
 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
 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
 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
 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

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
 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
 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
 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
 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
 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
 鵠。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
 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教。
 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
 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
 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
 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
 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
 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
 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
 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
 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
 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

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
 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與
 而此命伯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
 禹總之也
 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
 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
 秋傳公曰諾哉意同
 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
 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
 賢者也其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
 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
 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威不若明之
 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
 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
 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

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
 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
 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
 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
 敷同幸為誕慢日進於無功無若丹朱傲惟
 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
 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劓若時娶于塗山辛
 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
 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
 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

象刑惟明

頤頤不休息朱頤鄂格反呱音孤○漢志堯處子
明淫者朋比小人也而淫亂于家也殛之類
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
而不與朱故曰殛也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
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虐雖愚者亦當知虐
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虐
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傲者豈
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
敢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
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也禹泣
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
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
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
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

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
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
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追
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
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
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
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
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
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皋陶方敬
承汝之功敘之方施象刑而弗率者則皋陶
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
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
禹之功敘旣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
民者豈刑法之猶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
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皋陶象刑之所
能致是未帝之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
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

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
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
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夔曰。戛
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
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偶許反。○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絲

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祝敔。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鐸。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木為之。始作也。擊祝以合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魚麗。笙由庚。或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咳。問歌。魚麗。笙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箭。舞。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箭。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則箭。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

言
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
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者樂之九成也
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羽
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
而有容儀也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下
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堂上
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通奏
開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
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
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
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
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
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蹠蹠來
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匏巴鼓
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
致祥名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
上夔之樂名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

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
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
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
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
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
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
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
與上下文章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
與禹皋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
尤彰明者以詒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
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
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其
說牽合不通
今皆不取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席尹允諧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
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

有輕重。入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凡一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

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

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明音

取果反。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自生。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

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
此阜陶將欲廣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
廣績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阜陶言君
明也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勝煩
細碎也情懈怠也墮傾圯也言君行自取
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阜陶廢而
責難於君君臣之歌而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
茲所以爲君臣之相責難者拜者重其禮也
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
敬也林氏曰舜與阜陶之廢歌三
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